楊忠愍公遺筆　家誡要言

訓子言　龐氏家訓

藥言　溫氏母訓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忠愍公遺筆

（一名椒山遺囑）

楊繼盛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借月山房彙鈔皆收有此書學海本題作楊忠愍公遺筆首載有椒山先生與其正室張夫人一諭後有顧洊跋皆爲借月本所無借月本題作椒山遺囑有陳宏謀序爲學海本所無茲據學海本排印並附借月本陳序於後

楊忠愍公遺筆

明　容城楊繼盛　椒山撰

愚夫諭賢妻張貞

古人云。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輕于鴻毛。蓋當死而死。則死比泰山尤重。不當死而死。則無益乎事。比鴻毛尤輕。生死之際。不可不揆之于道也。吾一時閒死在你前頭。你是一個激烈粗暴的性子。只怕你不能尋死比鴻毛尤輕的道理。吾心甚憂。故將這話勸你。婦人家有夫死就同死者。蓋以夫主無兒女可守。活著無用。故隨夫亦死。這纔謂之當死而死。死有重于泰山。纔謂之貞節。若夫主雖死。尚有幼女孤兒。無人收養。則婦人一身。乃夫主宗祀命脈。一生事業所係于此。若死。則棄夫主之宗祀。墮夫主之事業。負夫主之重托。貽夫主身後無窮之慮。則死不但輕于鴻毛。且爲衆人之唾罵。便是不知道理的婦人。吾打一百四十棍。不死。是天保佑。吾那時不死。如今豈有死的道理。萬一要死。也是重于泰山了。所惜者。只是兩個兒子俱幼。讀書俱有進益。將來都成的。只怕誤了他。一個女尚未出嫁。無人教導看管。怕惹人嗤笑。吾就死了。留的你在教導吾的兒女成人長大。各自成家立計。就合吾活著的一般。吾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也歡喜。也知感你。如今咱一家兒。無有吾也罷了。無有你。一時成不的。便人亡家破。稱了人家的願。惹人家的笑。你是一個最聰明知道理的。何須吾說。千萬只是要你戒激烈的性子。以吾的兒女爲重方可。二貞年幼。又無兒女。吾死後就著他嫁人。衣服首飾打發他。吾在監三年。他發心吃齋誦經。是他報吾的恩了。不

可著他在家守寡。咱哥雖無道理。也無別意。不過只是要便宜心腸。凡事讓他些。與他便宜。他便歡喜了。不可與他爭競。二姐、四姐。要你常看顧他。五姐六姐、庶母死後也要親近他。應民自幼養活他一場。也須分與他些地土。其餘家事。諒你善處。吾又說在後面。故不須多言。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椒山子書于福堂。

父椒山諭應尾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幼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作箇君子。則不拘作官不作官。人人都敬重你。故吾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是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作好人。也被人看破。你如根蓑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吾要你休把心壞了。

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深夜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若是合天理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吾之苦。不作官也是。若是作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吾之

狂愚。亦不可因吾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笑。
吾若不在。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個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親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兒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吾在九泉下也擺布你。
你兩箇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吾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吾一般的敬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他惱了。你就不讓他。你大伯這樣無情。他擺布吾。吾還敬他。是你眼見的。你待你哥。要學吾纔好。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官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吃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吃。兩箇媳婦一處吃。不可各人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吃。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于官。要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

送之于官。先告者卽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箇。好歹與吾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憐吾苦情。教吾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吾九泉之下。必有銜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吾身上冷淡。卻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分有未均處。他若是愛便宜。也讓他罷。切記休要爭競。自有傍人話短長也。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吃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吃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吾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吾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吾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思量吾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不好的人。則思量吾將來甚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記文一千篇。讀論一百篇。策一百問。表五十道。判語八十條。有餘功則讀五經白文。好古文讀一百篇。每日作文一篇。每月作論三篇。策二問。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疏散。以自在故也。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卽辭了另尋。不可

因循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一以防談說是非。致一家不和。一以防其爲姦盜之媒也。只照依吾行便是。院牆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牆倒塌。必卽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卽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麵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家人不得偷盜。衣服要朴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作。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活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若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可費多少。卽賣田產補完。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

田地四頃有餘。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縣官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吾寧容人。勿使人容。吾寧吃人虧。勿使人吃吾之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吾之氣。人有恩于吾。則終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于吾。吾無恩于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彼與吾平日最相好。豈有惱吾謗吾之理。則惱吾者聞之。其怨卽解。人之勝

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吾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吾。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吾一般。至于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戶族中人有飢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于心。

吾家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于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

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又爲不友。又爲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吾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村裏房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都休要與他。麤鈱他若守分。到日後與他地二十畝。村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著他原是四兩銀子買的他。放債一年。銀一兩得利六錢。按著年問他要。不可饒他。恐怕小厮門照樣兒行。你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吾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

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作人之道。盡在是矣。拏去你娘看後。作一箇布袋裝盛。放在吾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徧。合家

聰著雖有緊要事也休廢

右楊忠愍公赴義前一夕遺筆向未流傳故人間得見者少庚子秋余遊燕臺遇公五世孫蕃升氏遺條錄得之竊惟今世童豎婦女罔不知椒山楊公爲忠臣爲正人苟得其片言隻字宜無不可以敦薄廉頑懦夫爲之立起況亹亹數千言皆彝倫日用之所必須斯人何幸得與聞此提訓乎亟用縮梓以廣公教思云婁江顧鼒謹識

楸山遺屬序引（據借月山房彙鈔本錄補）

楸山先生彈劾奸邪。身蹈不測。於造次顛沛之中。從容暇豫。訓誡後人。委曲詳盡。足知其至性肫篤。操持堅定。在國在家。無以異也。其所言居家行己之道。字字從天理人情中體驗而出。寧過厚毋從薄。寧過誠樸毋涉巧僞。洵可爲居家者法。桂林陳宏謀識。

家誡要言

吳麟徵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家誡要言

明　海鹽吳麟徵磊齋著

進學莫如謙。立事莫如豫。持己莫若恆。大用莫若畜。毋爲財貨迷。毋爲妻子蠱。毋令長者疑。毋使父母怒。爭目前之事。則忘遠大之圖。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氣。多讀書則氣清。氣清則神正。神正則吉祥出焉。自天祐之。讀書少則身暇。身暇則邪閒。邪閒則過惡作焉。憂患及之。

通三才之謂儒。常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己責人。知有己不知有人。聞人過不聞己過。此禍本也。故自私之念萌。則剗之。讒諛之徒至。則卻之。鄧禹十三杖策干光武。孫策十四爲英雄。所忌行步殆不能前。汝輩碌碌事章句。尙不及鄉里小兒。人之度量相越。豈止什伯而已乎。

師友當以老成莊重。實心用功爲良。若浮薄好動之徒。無益有損。斷斷不宜交也。

方今多事。舉業之外。更當進所學。碌碌度日。少年易過。豈不可惜。

秀才本等。只宜閙修積學。學業成後。四海比肩。如馳逐名場。延攬聲氣。愛憎不同。必生異議。

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八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本之計。安穩著數。無如此者。詩酒
聲遊。非今日事。
纔能知恥。卽是上進。
鳥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
男兒七尺。自有用處。生死壽夭。亦自爲之。
語云。身貴于物。汲汲爲利。汲汲爲名。俱非尊生之術。
人心止此方寸地。要當光明洞達。直走向上一路。若有齷齪卑鄙襟懷。則一生德器壞矣。
立身無愧。何愁鼠輩。
打埽光明一片地。囊貯古今。研究經史。
豈可使動我一念。此七字眞經也。
功名之上。更有地步。義利關頭。出奴入主。閒不容髮。
少年作遲暮經營。異日決無成就。
少年人只宜修身篤行。信命讀書。勿深以得失爲念。所謂得固欣然。敗亦可喜。

對尊長全無敬信處朋儕一味虛憍習慣既久更一二十年當是何物

交遊鮮有誠實可托者一讀書則此輩遠矣省事省罪其益無窮

人品須從小作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制義一節逞浮藻而背理害道者比比大抵皆是年少姑深抑之吾所取者歷練艱苦之士

多讀書達觀今古可以免憂

立身作家讀書俱要有繩墨規矩循之則終身可無悔尤我以善病少壯嬾惰一旦當事寄雖方寸湛如

而展拓無具只坐空疏鹵莽秀才時不得力耳

邇來聖明嚮學日夜不輟講官蒙問雖多不能支東宮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皇上語閣臣曰東宮又

荒疏四五日矣汝輩一月潛心攻苦能有幾日欲望學問之成難矣

士人貴經世經史最宜熟工夫逐段作去庶幾有成

器量須大心境須寬

切須鼓舞作第一等人句當

眞心實作無不可圖之功

竹帛青史豈可讓人

不合時宜遇事觸忤此亦一病多讀書則能消之

忠信之禮無繁文惟輔質仁義之資不匱儉以成廉

海內鼎族子姓繁多爲之督者其氣象寬衍疏達有禮法而無形畛有化導而無猜刻故一人篤生百世

　弗鬱以醞釀深而承藉厚也水清無魚牆薄亟裂車鑑不遠尙其愼旃

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朶插在人家聽非議莫恃築基牢莫恃打算備恨不鑿君雙眼

　晴留在家堂看興廢

家之本在身佚蕩者往往取輕奴隸

家用不給只是從儉不可攪亂心緒

四方兵戈雲擾亂離正甚修身節用無得罪鄉人

疾病只是用心于外碌碌太過

家門履運正當蹇剝跬步須當十思

處亂世與太平時異只一味節儉收斂謙以下人和以處衆

生死路甚仄只在寡欲與否耳

水到渠成窮通自有定數

治家舍節儉別無可經營

待人要寬和世事要練習

四方衣冠之禍慘不可言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于奢淫不道有以召之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者不可不早夜思其故也

憂貧言貧便是不安分爲習俗所移處

孤寡極可念者須勉力周恤

近來運當百六到處多事行過東齊往往數百里絕人烟縉紳衣冠之第僅存空舍河南尤慘一省十亡八九江南號爲樂土近亦稍稍見端後憂患更不可測凡事循省收斂節儉惜福惜財多行善事勿苟圖利益勿出入縣門勿爲門客家奴所使勿飽食安居晏寢自鳴得意

厚朋友而薄骨肉所謂務華絕根非乎戒之戒之

世變日多只宜杜門讀書學作好人勤儉作家保身爲上

早完錢糧謹持門戶

兒曹不敢望其進步若得養祖宗元氣于鄉黨中立一人品即終身村學究我亦無憾浮華鮮實不特傷風敗俗亦殺身亡家之本文字具第二義也

人情物態日趨變怪非禮義法紀所能格化宜早自爲計

若身在事內利害不容預計盡我職分餘委之天而已

陳白沙先生云吾儕生分薄于福敢求全三復斯言自可不肉而肥

家業事小門戶事大
人心日薄習俗日非身入其中未易醒寤但前人所行要事事以爲殷鑑
惡不在大心術一壞卽入禍門
姻事只擇古舊門坊守禮敦實之家可無後患
本根厚而後枝葉茂每事寬一分卽積一分之福揆之天道證之人事往往而合
遇事多算計較利悉錙銖其過甚小而積之甚大愼之愼之
茹荼歷辛自是儒生本色須打淸心地以圖大業萬勿爲瑣瑣縈懷
一念不愼敗壞身家有餘
世變彌殷止有讀書明理耕織治家修身獨善之策卽仕進二字不敢爲汝曹願之況好名結交嗜利召禍乎
游談損德多言傷神如其不悛誤己誤人
官長之前止可將敬不可逐羶
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一益友
俗客往來勸人居積諛人老成一字入耳虧損道心增益障蔽無復向上事矣

吉吳忠節公家誡全文見遺稾俱宦邸家書也公子仲木氏蕃昌節輯其語傳之當世名曰要言言言

訓子言

袁黃撰

本館據稗乘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訓子言

袁黃撰

余童年父喪母老遂棄去舉子業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余夙心也偶在慈雲寺遇一老者脩髯偉貌飄飄若仙余敬禮之語余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余問以故曰余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正傳數該傳汝故萬里相尋耳余引之歸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余遂起讀書念孔爲余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爲余

卜終身言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某年當選大
尹在任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二歲八月十四
日丑時當終惜無子余備錄識之自後遇考名
數先後皆不出所懸定獨笑余食廩米九十一
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批
准補貢余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
卯殿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嘆曰五策即五
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于窗下乎
遂依縣申文准補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
石五斗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

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靜坐不閱文字歸遊南雍未入監訪雲谷會禪師於棲霞對坐一室三晝夜不瞑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爲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曰吾爲孔先生筭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處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是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爲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得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得汝二十年來被他筭定不曾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

余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福自已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迦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余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覺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得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日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

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因問孔公箕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復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余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子薄福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容人時或以才智驕人直心直行或輕信而妄談凡此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子好潔宜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子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子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已求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氣宜無

子者四善飲茶鑠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人物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篤幾曾加纖毫意思即如生子有百世之德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之其斬然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前非將向來不登科第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

務要包荒務要和處務要惜精神從前種種譬
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
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
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孔公箅汝不登科第此天之孽猶可違也汝今
克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已作之福安
得不受享乎易謂君子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
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汝信
得及否余偉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

座前盡情發露爲疏一通先求科第誓行善事三千條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之事逐日劄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又語余曰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學而先曰殀壽不二夫殀與壽至二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孰爲殀孰爲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富貴之命窮通不二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殀壽不二然後可以立死生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爲重曰殀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脩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脩則身有

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覬覦一毫將迎皆當斬絕之矣至此地位纖毫不動不離有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卽此便是實學予初號學海取百川學海至海之義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後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勵景象在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容受明年庚午刑部考科舉以孔先生箕數應考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

純檢身多悞或見義而行不勇或救人而心常疑或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巳巳發願至巳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庚辰南還遂起求子之念欲行三千善行辛巳生汝天啓余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毋不能記每行一事輒用鵞毛管印一硃圈于曆日或施貧人或買放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滿九月十五日又起中進士之念欲行善事一萬條及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余在任所行善

惡纖悉畢記于功過格上汝母見善事不多輒
頻蹙曰我前在家相助爲善故三千之數得完
今許一萬衙中無善可行何時得滿忽夜夢見
一神人來余告以善事難完之苦神曰只減糧
一節萬行俱完矣蓋寶坻之田故二分三釐七
毫余爲區處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委有此事心
頗疑惑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余以夢告之且
問此事宜信否禪師曰善心眞切卽一行可當
萬善況合縣減糧萬民受福乎孔先生筭余五
十三歲八月十四日當終是日竟無恙今七十

八矣余於是知稱禍福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爲天所命則世俗之論矣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顯榮常作落莫想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宗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内思閑已之邪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擔閣一生雲谷

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遂至中至正之
理熟玩而勉行毋自曠也

功過格款

○功格 五十條並除受賄

准百功○救免一人死○完一婦女節○阻人不
溺一子○阻人不墮一胎

准五十功○延續一嗣○收養一無依○瘞一無
主骸○救免一人流離

准三十功○度一受戒弟子○勸化一非爲人改
行○白一人冤○施一地與無主之家葬

准十功○薦引一有德人○除一民害○編纂一濟衆經法○以方術活一重病

准五功○勸息一人訟○傳人一保益性命事○編纂一保益性命經法○以方術療一輕病○救一有力報人之畜命

准三功○受一橫不嗔○任一謗不辨○受一逆耳言○免一應責人○救一無力報人之畜命

准一功○讚一人善○掩一人惡○阻人非爲一事○勸息一人爭○行治人病一度○拾得遺字一千○遇一應饗飲饌不饗○濟一人饑○

留無歸人一宿○講演善法化諭及十人○所興事利及一人○接濟人畜疲頓一時○瘞一自死禽畜○救一微細濕化之屬命百錢准一功（散錢積計粟帛之屬准此）○修翎道路橋渡○疏河○掘濟衆井○修置聖像壇宇及供養等物（施與人轉修）○還遺（百錢以下亦准）○饒負○施行勸濟人文書○作功果薦沈魂○賑窮○建倉平糴○施茶藥衣棺等一切事○過格（五十條並除悞）准百過○致一人死○失一婦女節○讚助人溺

一子○讚助人墮一胎
准五十過○絕一人胤○破一人婚○拋棄一人骸○致一人流離
准三十過○毀一人戒行○造謗汚陷一人○摘發一人陰私干行止事
准十過○排擯一有德人○薦用一匪人○受觸一原失節婦○畜一殺衆生具
准五過○毀滅一經教○編纂一傷化詞傳○見一冤得白不白○遇一病告救不救○唆一人訟○造一人諢名謌謠○惡口犯人○阻截道

路橋渡○殺一有力報人之畜命
准三過○嗔一逆耳○垂一尊卑次○醉犯一人
○撲一不應撲人○兩舌離間人○服一非法
服○殺一無力報人之畜命
准一過○沒一人善○唆一人爭○播一人惡○
讚助人非爲一事○見一盜不勸阻○不問取
人一鍼一草○欺誑一無識○負一約○失一
儀○見一人憂驚不慰釋○役人畜不憐疲頓
一時○殺一微細濕化之屬命
百錢准一過○暴殄天物○毀壞人成功○背衆

受利〇侈用他錢〇負貸〇匿遺百錢以下亦准〇因公恃勢乞索〇巧作取人錢資具方法一切事受持者每晚于本日格下明註功過或未及欵云引某例月終相比折除之外明見多寡年終總比自知罪福

龐氏家訓

龐尚鵬撰

本館據嶺南遺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顧氏家蹟

龐氏家訓序

予作家訓成。或謂予曰。有治人。無治法。子孫賢。惡用是哉。如其不肖。雖耳提面命。且奈何。予應之曰。家有賢子孫。因吾言而益思樹立。何嫌於費辭。如其不賢。卽吾成法具存。父兄因而督責之。使勉就繩束。猶可冀其改圖也。若前無轍跡。使索塗冥行。其不至於法守蕩然。幾希矣。今就其日用必不可廢者。授以繩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正欲其易而易知。簡而易能。故語多樸直。使愚夫赤子。皆曉然無疑。古稱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我祖宗旣身任其難。爲後世計。咨爾子孫。毋蹈其易。爲先人羞。

隆慶五年季夏望日、尙鵬撰。

龐氏家訓

明　南海龐尚鵬少南撰

務本業

一、孝、友、勤、儉、四字、最爲立身第一義、必眞知力行、奉此心爲嚴師、就事質成、反躬體驗、考古人前言往行、而審其所從、必思有所持循、無爲流俗所蔽、若殘忍驕奢、百行裂矣、他復何望哉、然爲父母者、尤當身任其責、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蓋父母視家人、勢分本爲獨尊、事權得以專制、使挈其綱領、內外肅然、誰敢不從令、若仁柔姑息、動多愆違、以致紛紛效尤、誰執其咎哉、必父兄勉自克責、嚴守章程、使諸弟子承風凜然、更相申飭、不敢墜先賢之明訓、庶幾能世其家、若父兄以爲難、則賢子弟豈翼而佐之、予論著乃曲爲防檢、故屑屑不憚煩、

一、學貴變化氣質、豈爲獵章句、干利祿哉、如輕浮則矯之以嚴重、褊急則矯之以寬宏、暴戾則矯之以和厚、迂遲則矯之以敏迅、隨其性之所偏、而約之使歸於正、乃見學問之功大、以古人爲鑒、莫先於讀書、

一、子弟從師問業、本有課程、尤當旦暮間、察其勤惰、驗其生熟、使知激昂奮發、有所勸懲、乃不負責成之志、

一、子弟以儒書爲世業、畢力從之、力不能、則必親農事、勞其身、食其力、乃能立其家、否則束手坐困、獨不

患凍餒乎。思祖宗之勤苦。知稼穡之艱難。必不甘爲人下矣。前代舉賢。以孝弟、力田、列制科。使人人業其官。皆習知民隱。豈忍賊民以自封殖哉。

一。田地土名坵段。俱要親身踏勘耕管。歲收稻穀。及稅糧徭差。要悉心磨算。若畏勞厭事。倚他人爲耳目。以致菽麥不辨。爲人所愚。如此而不傾覆。吾不信也。

一。民家常業。不出農商。通查男婦僕幾人。某塘稼穡。某塘商賈。每年工食衣服。某若干。某若干。各考其勤能果否相稱。如商賈無厚利。而妄意強爲。必至盡虧資本。不如力田。猶爲上策。若曠遠不能盡耕。方許招人承佃。審己量力。常取決於老農。

一。池塘養魚。須要供糞草。築塘牆。桃李荔枝。培泥鏟草。人無遺力。則地無遺利。各派定某管某處。開列日期。不時查驗。毋令失業。

一。柴用耕田稻草。如不足。即於收穫時併工割取。用船載回。堆積隔溪樹下。如空閒去處。務足一歲之用而後已。若用銀買柴。必立見困乏。豈能常給乎。

一。菜蔬各於園內栽種。分畦澆灌。各考其成。某人種某處。某人種某物。隨時加察。以驗勤惰。家有餘地。而買菜給朝夕。彼冗食者何事乎。

一。置田租簿。先期開寫某佃人承耕某土名田若干。該早晚租穀若干。如已納完。或拖欠若干。各明書項下。如遇荒歉。愼勿刻意取盈。

一婦主中饋皆當躬親爲之凡朝夕柴米蔬菜逐一磨算稽查無令太過不及若坐受餕養是以犬豕自待而敗吾家也

一大小僮僕俱先一夕派定明日某幹某事該某日完每夕各令回報以考勤惰若縱容習懶非惟誤我家事亦誤彼終身也

考歲用

一每年計合家大小人口若干總計食穀若干預備賓客穀若干每月一次照數支出各另收貯務令封固倉口不許擅開以防盜竊其支用穀數仍要每次開寫簿內候下次支穀之日查前次有無餘剩若干明白開載查考

一每年通計夏秋稅糧若干水夫民壯丁料若干各該銀若干卽于本年二月內照數完納或貯有見銀或臨期糶穀切勿遷延累本甲比徵如遇編差先計用銀若干預算積貯以備應用若待急迫而後圖之或稱貸於人則蕩覆無日矣

一女子六歲以上歲給吉貝十斤麻一斤八歲以上歲給吉貝二十斤麻二斤十歲以上歲給吉貝三十斤麻五斤聽其貯爲嫁衣婦初歸每歲吉貝三十斤麻五斤俱令親自紡績不許僱人

丈夫歲月麻布衣服皆取給於其妻吉貝與麻各計每年給若干皆令身自爲之不許僱人紡績惟僮僕衣布隨時買給

一租穀上倉除供歲用及差役外每年僅存十分之二固封積貯以備凶荒如出陳易新亦須隨宜補處

一置歲入簿一扇凡歲中收受錢穀挨順月日逐項明開每兩月結一總數終年經費量入爲出務存盈餘不許妄用

一置歲出簿二扇一扇爲公費簿凡百費皆書一扇爲禮儀簿書往來慶弔祭祀賓客之費每月結一總數於左方不許塗改及闕落

遵禮度

一冠禮婚禮各量力舉行喪葬送終爲大事禮宜從厚亦當稱家有無一切繁文及禮所不載者通行裁革

一男女議昏必待十三歲以上方許行聘禮恐時事變更終有後悔

一祠堂歲祭、忌祭各先期經理當日昧爽舉行儀節遵家禮及祠堂事宜

一安葬惟附棺之物務求堅久若修墳限於力不必強也古人托足山坵不欲後世復知其姓名其意遠矣

一墓祭皆當於清明、重陽日舉行但各山遠近不同勢難兼舉須分日致祭或由路或從船俱查照歷年舊規合用桌席若干人夫若干各色器用若干每年用銀若干各登簿查考

一娶婦初歸惟謁祠堂見舅姑次及本房有服親屬不得槩見他姓諸親

一生日不爲樂。自古稱爲美談。除六十以上。子孫爲其父祖稱觴。禮不可廢。其餘不可借此豪飲。若非具慶而宴樂忘親。尤爲不孝。

一童子年五歲誦訓蒙歌。不許縱容驕惰。女子年六歲誦女誡。不許出閨門。若常啖以果餅恣其欲。娛以戲謔蕩其性。長而兇狠。皆從此始。當早禁而預防之。

一待客、殽不過五品。湯果不過二品。酒飯隨宜。

一嫁娶不用糖梅。女受聘、出嫁子弟行聘禮。俱不賀。

一弔喪只用香紙。不用面巾果酒。弔客一茶而退。服內不具請。不送胙。

一交際禮儀。俱用折乾。如合用猪頭。則折銀一錢。用雙鵝酒、三錢。羊酒、五錢。猪酒、一兩。此外另封銀二分作果酒禮。其受與否及酬答。各從其便。若本鄉行禮。俱折銀二分。酬禮四人共一桌。若遣禮而不及赴席。原封送還。

右四款已入鄉約通行。

禁奢靡

一子孫各要布衣疏食。惟祭祀賓客之會。方許飲酒食肉。暫穿新衣。俾免饑寒足矣。敢以惡衣惡食爲恥乎。他如手持背負之勞。力能自舉。不必倩人。供使令之役。俾不爲人役足矣。敢役人乎。尺帛、半錢、不敢浪用。庶幾不至於饑寒。

一親戚每年饋問多不過二次每次用銀多不過一錢彼此相期皆以儉約爲貴過此者拒勿受其餘慶弔循俗舉行不在此限

一待客品物本有常規如親友常往來卽一魚一菜亦可相留司馬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今後客至殽不必求備酒不必強勸淡薄能久賓主相歡但求適情而已本房人衆客至欲徧請恐力不能及聽臨時輪流請陪以省繁費各不得視彼此爲厚薄致相猜嫌

一親友往來拜帖禮帖請帖謝帖俱單柬不用封筒

一造酒先計每年合用若干計用銀若干量存一二盈餘以備他費各登簿查考若飲酒不許沈醉非惟亂性抑亦傷生世多死於酒可鑒也

嚴約束

一子孫各安分循理不許博奕鬬毆健訟及看鴨私販鹽鐵自取覆亡之禍

一田地財物得之不以義其子孫必不能享古人造錢字一金二戈蓋言利少而害多旁有劫奪之禍其聚也未必皆以善得之故其散也奔潰四出亦豈能以善去殃其身及其子孫多藏必厚亡老子之名言信矣人生福祿自有定分惟擇其理之所當爲力之所能爲者盡其在我俟命於天此心知足雖疏食菜羹終身有餘樂苟不知分量曲意求盈雖欺天罔人而不顧有不顛覆者乎若能勉給歲月不以

饑寒遺子孫。此身之外。皆爲長物。何自苦爲。

一、傲凶德也。凡以富貴學問而驕人。皆自作孽耳。卽使功德冠古今。亦分內事。何與於人。天道惡盈。惟謙受益。予閱歷中外。備嘗之矣。

一、立妾爲嗣續計。必不可已而後爲之。嫡庶不同心。兄弟不同母。其間牴牾難盡言。若用情少偏。則是非蜂起。其流禍蔓延於子孫。或因而蕩覆其家者亦多有之。此不可不愼圖也。

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凡飲食不知節。言語不知謹。皆自賊其身。夫誰咎。

一、修齋、誦經、供佛、飯僧、皆誕妄之事。而端公聖婆左道惑衆。尤王法所必誅也。凡僧道師巫。一切謝絕。不許惑於婦人世俗之見。

一、男子剛腸少。常偏聽婦人言。離間骨肉。爭長競短。嫌隙橫生。婦初入門、當先諭而禁抑之。教子嬰孩。教婦初來。言當防之於早也。

一、觀人家起臥之早晚。而知其興衰。此先哲格言也。凡男女必須未明而起。一更後方許宴息。無得苟安放逸。終受饑寒。

一、子孫故違家訓。會衆拘至祠堂。告於祖宗。重加責治。諭其省改。若抗拒不服。及累犯不悛。是自賊其身也。

一、遇昏暮卽閉門。不許夜出。世情難測。宜備非常。如會客亦須早散。不設燭。大寒、大暑、尤當體息廚下人。

一、僮僕十四歲以上、不許入後廳、凡內外傳呼、擊雲板或木魚、
一、累世鄉居、悉有定業、子孫不許移家、住省城三年後、不知有農桑、十年後、不知有宗族、驕奢游惰、習俗移人、鮮有能自拔者、予嘗言鄉居有十利、惟避寇方許暫寓城中、
一、內外房堂門巷及椅棹、俱每日黎明掃除拂拭、若門庭蕪穢、几案縱橫、此衰家之兆也、各令輪流打掃、不許推托有辭、
一、廚人、司事、早食不得過辰時、晚食不得過申時、每晚先將鐵鍋及合用器具、逐一洗滌收置、次早黎明而起、卽點茶炊飯、不覺煩難、乃能及期而舉、早晚廚間俱不許用燈火、非徒欲省煩費、且恐昏昧不潔、以致飲食傷人、此事雖小、然於養生一節、所關甚大、況家人各有常業、終日勤苦、而飲食不如期、豈存恤之義哉、若有故違、先將首事者斥責、以儆其餘、
一、每月初十、二十五、二日、凡本房尊長卑幼、俱於日入時爲會、各述所聞、或善惡之當鑒戒、或勤惰之當勸勉、或義所當爲、或事所當已者、彼此據己見、次第言之、各傾耳而聽、就事反觀、勉加點檢、此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之意、其會輪流主之、先派定日期、某係某日、如遇有事、請以次日代之、主會者只用點茶、不得置酒、若本日有祭祀賓客之會及有他冗、或遇大寒暑、大風雨、則暫免、其無事不赴會、此卽自暴自棄之人、會所不必拘、惟便於聚談爲貴、會必薄暮、謂其時多暇也、切不可夜深、久坐恐有不虞、
一、小家婆婦往來、類多簸弄是非、窺竊飲食、甚或誘引祈卜、煽惑婦女、因而盜騙財物、當不時詰問、如無

故往來者。重治而禁絕之。

崇厚德

一。骨肉天親。同枝連氣。凡利害休戚。當死生相維持。若因財產致爭。便相視如仇敵。及遭死喪患難。反面不相顧。甚於路人。祖宗有靈。豈忍見此。良心滅絕。馬牛而襟裾。人禍天刑。其應如響。願子孫以此言殷鑒。

一。處宗族、鄉黨、親友、須言順而氣和。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若子弟僮僕與人相忤。皆當反躬自責。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彼悻悻然怒髮衝冠。諱短以求勝。是速禍也。若果橫逆難堪。當思古人所遭。更有甚於此者。惟能持雅量而優容之。自足以潛消其狂暴之氣。

一。放債切不可違例深求。或準折人子女田地。及利中展利。

一。論人惟稱其所長。略其所短。切不可揚人之過。非惟自處其厚。亦所以寡怨而弭禍也。若有責善之義。則委曲道之。無爲已甚。

一。僱工人及僮僕。除狡猾頑惰斥退外。其餘堪用者。必須時其飲食。察其饑寒。均其勞逸。陶淵明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欲得人死力。先結其歡心。其有忠勤可托者。尤宜特加周恤。以示激勸。

愼典守

一。蒸嘗房屋、田地、池塘、不許分析及變賣。有故違者。聲大義攻之。擯斥不許入祠堂。

一、墳塋刊刻圖本。不時修葺。加意防護。山鄰及守山人須厚待之。

一、書籍爲人家命脈。須置簿登記。依期曬晾。束之高閣。無令散失。以全先人手澤。

一、畫册、圖本、軸頭、器皿、各項。俱用木櫃收貯。另設一簿。逐件登記。有借去者。即書浮簽貼項下。送回則掣之。

一、海邦多盜。凡衣物戒慢藏。門庭愼封守。先事籌畫。居安思危。如有蹤跡可疑。皆當早察而預待之。曲爲萬全計。

一、城中房屋池塘。歲時典守。切須得人。仍要戒備不虞。嚴加防察。

端好尙

一、子弟立身。非惟顚狂滅義。淫縱傷生。當刻骨痛戒。即嗜好之偏。如廣交延譽。避事耽閒。溺琴棋。聚寶玩。購字畫。樂歌舞。此皆喪志之具。彼自謂放達清流。豈知其爲身家之蠹哉。

一、宗族、親戚、鄉黨、有素重名義、及多才識、爲人尊信者。須親就請教。不時問候。如有家事緩急。可倚以相濟。且常聞藥石之言。陰受夾持之益。若交游非類。濟惡朋奸。是自穽其身也。媚嫉正人。厭聞正論。直待亡命破家而後悔。已無及矣。

一、士、農、工、商、各居一藝。士爲貴。農次之。工商又次之。量力勉圖。各審所尙。皆存乎其人耳。予家訓首著士行。餘多食貨農商語。皆就人家日用之常。而開示塗轍。使各有所持循。若該載未盡。當就善言而推廣

之。

一處身固以謙退爲貴。若事當勇往而畏縮深藏。則丈夫而婦人矣。古人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及義所當爲。雖孟賁不能奪。此以義爲尙者也。事有權衡。其審圖之。

一祖宗遭家多難。因鄰人曲售其誣詞。復有落井下石。陰嗾族而中之者。乃竟負訟。卒於家。嗟嗟。吾祖飮恨九原。每一念之。肝腸摧裂。今首禍及助虐之人。曾不再傳。皆已滅門矣。予言及此。豈欲修怨哉。示後人知家釁所從起。哀思不能忘耳。先考少孤。數歲時。曾與家人負販。及壯。爲木商。雖寒暑風雨不避勞。會海賊發。有司造戰船。坐名督責。幾於破家。比予入饗宮。喜動顏色。而垂橐蕭然。尋矢力經營。家漸饒而去世。百憂感心。萬事勞形。何曾享一日安意之奉哉。予少時秉耒躬耕。不辭勞役。晝習章句。暮歸灌園。冬夏僅一粗布衣。非敝且垢、不更爲也。惟舅氏閒歲以新衣佐給之。每就試。嘗落第於有司。屛跡禪林。經宿一舉火。艱苦萬狀。誠難具陳。今爾子弟皆塵蠹書。餘鼠粟。何從得之。飽食安居。獨不念先世創業之難。良工心獨苦耶。予自罷歸後。盡將財產與諸弟均之。未嘗少有低昻。蓋祗承先考之心。使後之子孫。盡力其中。皆足爲向善之助。無忘先世遺澤也。嘗聞祖宗基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其成。則不知有勤儉矣。祖宗福澤自詩書中來。子孫承其蔭。則不知有詩書矣。雖名族世家。後先濟美。子孫誦予言。其書諸紳。

訓豪歌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誑言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女誡

男女相維治家明肅貞女從夫世稱和淑事夫如天倚爲鈞軸愛敬舅姑日祈百福教子讀書勿如禽犢妯娌交懽毋相魚肉婢僕多恩毋生荼毒夜績忘勞徐吾合燭家累千金毋忘饘粥雖有千倉毋輕半菽婦順母儀能回薄俗嗟彼狡徒財聲蜂目長舌厲階畫地成獄妒悍相殘身攢百鏃天道好還有如轉轂持誦斯言藍田種玉

右龐氏家訓一卷。明南海龐尙鵬少南撰。按先生事蹟。具見明史本傳及浙江福建各通志。著有史記略、殷鑒錄、行邊漫紀、臥遊錄等書。今皆不傳。傳者惟百可亭摘稿及是書耳。先生爲臺察。爲節鎭。風裁能聲滿天下。其最得民心。則釐正均徭。爲一條鞭法。浙江、福建、暨粵人咸德之。立祠祀焉。粵祠名永賴。今尙存。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其視鹺兩浙。總理兩淮、長蘆鹽屯。身處脂膏。不能自潤。集中虛室行自註。三月中旬已貸粟矣。卽此亦是難得。猶末節耳。百可亭摘稿。四庫提要已著錄。歲庚寅。脩南海縣志。時譚玉生廣文特假藏本與其後人。俾重刊之。是書亦老生常談。然讀之輒令人肅然起敬。亦以人重耳。夫豈顏之推、魏伯起之書。所可同日語哉。特重刊之。先生又有族譜。自序云。今讀吾譜。卽祖宗儼然在目。若子孫生猜嫌。自相魚肉。是貌祖宗不啻如弁髦。尙安望其敦睦九族哉。若能明乎一本之義。尊尊而親親。則吾譜不爲空文矣。至於褒善惡以垂勸懲。各考其行實。當自得之。百世之下。衮鉞森嚴。其孰能掩乎。疊矩重規。卽以當此書弁言。諒無不可。道光戊申寒食前二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藥言

姚舜牧著

本館據咫進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自序

吾上世未有知學者。及所見所聞及所傳聞。渾渾焉。蠢蠢焉。不離耕作。不識官府。爲無懷葛天氏之民。自吾父淸菴贈君。始教牧讀書。訓以淸高二字。而實皆渾蠢之遺也。故凡平日所訓語。及所聞於故老。所得於會晤者。竊識之不忘。而未敢書於册也。前年游粤西。辱撫臺楊霽翁出族譜家訓示。且使牧續貂焉。因以向所承之訓及所聞所悟者書有數條。至平西公餘。復續有數條。似較多口語一番矣。然總之則本淸高之訓。而欲所謂渾蠢之遺也云爾。因存笥中。期示孫子。甯渾毋察。甯蠢毋乖。是爲淸高。不則不若族人之爲田農也。

萬曆丙午秋日書于平西公署之淸白堂。

姚氏藥言題辭

病莫大于病心。而病身爲小。何者。身病病身耳。病身者心容有不病也。病心則莫不病。神亂智昏。百體隨之。于耳爲聾。于目爲瞶。于手足持動爲支離狂癎。塊然之軀。特委形耳。傳之家。家尤之。而家病。傳之國。國尤之而國病。傳之天下。天下尤之而天下病。嗟嗟。病孰大于病心者哉。然心病更難醫矣。醫虛以補。醫實以瀉。醫暑以清。醫濕以燥。而此方寸許立於虛實暑濕之外。以受百邪之交攻。則針砭之所不能加。藥餌之所不能施。所謂膏肓之疾。秦越人望之而卻走者也。古之仁人欲起而醫焉。別攻一藥。獨創一方。復不能以百代之上而望問于百代之下。乃更著爲方書。使後之病者自按而自藥之。則言是也。調劑于典墳而咀嚼于經傳所從來矣。有是哉姚氏也。而藥言乎哉。取其言而讀之。其事近。其意簡。其言亦平平無甚謬巧。藥之云乎。是不然。洞光員龍無拔于癡痂。而馬渤牛溲。倉公襲而藏之。立方者不必岐黃期于驗。擇藥者不必金石期于切。故曰有奇證無奇藥也。又曰。方欲奇藥欲平也。言而藥。又烏用彼俶詭不情驚世駭俗之虛論哉。然則姚氏之言。甘、其參苓也。苦、其芩蘗也。猛力滌盪、其黃硫烏附也。倘因病而藥之。病者不病。不病者。又奚病病乎。予謂此言心言也。此藥心藥也。天下用之而猶病心者寡矣。姚氏者。其聖門之國手。治世之大醫王也哉。是編也。輯之于李仲善。出之于金德徽曰。施藥不若施方。盍梓之。予曰善。因漫題之于左。時萬曆庚申仲春大理寺病夫太丘王三德書于秣陵平反堂之小軒。

藥言

明　歸安姚舜牧著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此八字是八箇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

聖賢開口便說孝弟。孝弟是人之本。不孝不弟。便不成人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奈何自失其初。不齒於人類也。

戴記載小孝中孝大孝。孝經載孝之始孝之中孝之終。統是教人做人。無忝爾所生。一孝立。萬善從。是爲肖子。是爲完人。

賢不肖皆吾子。爲父母者切不可毫髮偏愛。偏愛日久。兄弟間不覺怨憤之積。往往一待親歿而爭訟因之。創業思垂永久。全要此處見得明。不貽後日之禍可也。今人但爲子孫作牛馬計。後人竟不念父母天高地厚之恩。誠一衣一食。無不念及。言及兒曹數數聞之。必能自立自守。久長之計。不過如是矣。

斯干之詩。說到鳥革翬飛弄璋弄瓦盛矣。然開首卻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未有不相好而相猶。能守其基業。克開其子孫者。

兄弟間偶有不相愜處。卽宜明白說破。隨時消釋。無傷親愛。看大舜待傲象。未嘗無怨無怒也。只是箇不藏不宿。所以爲聖人。今人外假怡怡之名。而中懷仇隙。至有陰妬仇結而不可解。吾不知其何心也。

兄弟雖當親歿時。宜常若親在時。凡一切交接禮儀。門戶差役。及他有急難。皆當出身力爲之。不可彼此推諉。

妯娌間易生嫌隙。乃嫌隙之生。嘗起於舅姑之偏私。成于女奴之讒構。家人之暌多坐此。是不可不深慮者。然大要在爲丈夫者。見得財帛輕。恩義重。時以此開曉婦人。使不惑於私構而成隙。則家可常合而不暌矣。夫爲妻綱一語極吃緊。

一夫一婦是正理。若年四十而無子。不可不娶一妾。然中間卻有箇處法。不善調停。使妻妬而不容。妾悍而難馭。安望其生且育。調停謂何。自處於正而已。

人人生子不以爲異。若論人生一箇人出來。耳目口鼻四體百骸悉具。豈非天地間至祥至瑞耶。和氣致祥。一毛乖戾生不來。即生得來。決非是箇善物。

嘗謂結髮糟糠。萬萬不宜乖棄。或不幸先亡後娶。尤宜思渠苦於昔。不得享於今。厚加照撫其所生。是爲正理。今或有偏愛後妻後妾。併棄前子不愛者。豈前所生者出於人所構哉。可發一笑。

蒙養無他法。但日教之孝悌。教之謹信。教之汎愛衆親仁。看略有餘暇時。又教之文學。不疾不徐。不使一時放過。一念走作。保完眞純。俾無損壞。則聖功在是矣。是之謂蒙以養正。

古重蒙養。謂聖功在此也。後世則易驕養矣。驕養起於一念之姑息。然愛不知勞。其究爲傲爲妄。爲下流不肖。至內戕本根。外召禍亂。可畏哉。可畏哉。

蒙養不崇在男也。女亦須從幼教之。可令歸正。女人最汚是失身。最惡是多言。長舌階厲。冶容誨淫。自古記之。故一教其緘嘿。勿妄言是非。一教其簡素。勿修飾容儀。針黹紡績外。宜教他烹調飲食。爲他日中饋計。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此九字可盡大家姆訓。

凡議婚姻。當擇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不可徒慕一時之富貴。蓋壻婦性行良善。後來自有無限好處。不然。雖貴與富無益也。

麟趾之詩。首章云振振公子。次章云振振公孫。三章云振振公族。由子而孫而族。皆振振焉。是爲一家之祥。語曰子孫賢。族將大。凡我族人共勉之。

通族之人。皆祖宗之子孫也。一有貴且賢者出。祖宗有知。必以通族之人付托之矣。間有不能養。不能教。不能婚嫁。不能斂葬。及它有患難莫可控訴者。卽當盡心力以週全之。此爲人子孫承祖宗付托分內事。切不可視爲泛常推諉。

族有孝友節義賢行可稱者。會祀祖祠日。當舉其善告之祖宗。激示來裔。其有過惡宜懲者。亦於是日訓戒之。使知省改。

族人有不幸無後者。其親兄弟當勸置妾媵以生育。不可萌利其有之心。其人或終無生育。卽當擇一應繼者爲嗣。切勿接養他姓。重得罪於祖宗。

易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立宗祀。創族譜。所以合其渙也。然不立祭田。恐後人或以無田而

廢祀。而立義田以給族之不能養者。立義學以淑族之不能教者。立義塚以收族之不能葬者。皆仁人君子所當惻然動念。必周置以貽穀于無窮者也。范文正公自宋迄今蓋數百年矣。而義莊尤存。李德裕之平泉安在哉。敢以是爲勸爲戒。

凡祠堂墳墓。須時勤展視。歲加修理。莫教大敝。始興工作。若住居有一簷一瓦之壞。亦卽宜治之。勿致頹闕可也。苟無端切不可興土木。致傾貲業。語云與人不睦。勸人造屋。此言最可省。

祖宗血產。由卒瘠拮据而來。生於斯。聚國族於斯。固其所深祝者。萬萬不可輕棄。倘以人衆不能聚居。卽歸一房居之。餘各自爲居處。切不可屬之他姓。萬一俱貧不能支。亦宜苦守一隅。思爲恢復之計。若有不才。貪豪姓厚貲。先將受了投獻。通族宜共擊之。鳴官治以不孝之罪。旋以理抗勢豪。莫爲吞併。萬一力不能抗。亦宜哀情乞存香火。是爲賢子孫。不然者。恐不可見先人于地下。且亦無面目自立於人世也。

凡處家不可不讀家人卦。卦本風自火出。文王只繫利女貞三字。周公初爻卽繫閑之一字。閑從門從木。門有攔木。內外始有關防。二爻繫無攸遂在中饋。申利女貞之意。然大綱却在男子身上。故三爻繫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嬉嬉終吝。嗃嗃固似太嚴。而嬉嬉可稱家節哉。言婦則責夫。言子則責父。是不可不身任其責者。如是始稱有家。故四爻繫富家以志順。五爻繫假家以志愛。然又須誠實而威嚴。可以常保得。故上爻繫孚威如之辭。象申之曰。反身之謂也。反身者何。言有物行有恆而已。聖人論家政

綱紀節目曲折無遺蓋如此。有家者尙三復於此哉。

家人內外大小防閑不可不嚴。凡女奴男僕十年以上。不可縱放其出入。而女尼賣婆等尤宜痛絕。蓋此輩一出入。未有肯空手者。而且有更不可言者。周公繫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閑得定然後成得家。此語尤宜時當三復。

待童僕不得不嚴。然飮食寒暑。不可不時加省視。己食卽思其饑。己衣卽思其寒。如綿衣蚊帳之類。皆當豫爲料理。陶靖節遣一僕侍其子曰。彼亦人子也。當善遇之。此言大可深味。

人須各務一職業。第一品格是讀書。第一本等是務農。外此爲工爲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終身可免於禍患。惟游手放閑。便要走到非僻處所去。自罹於法網。大是可畏。勸我後人毋爲游手。毋交游手。毋收養游手之徒。

凡居家不可無親友之輔。然正人君子。多落落難合。而側媚小人。常倒在人懷。易相親狎。識見未定者遇此輩。卽傾心腹任之。略無爾我。而不知其探取者悉得也。其所追求者無厭也。稍有不愜。卽將汝陰私攻發于他人矣。名節身家。喪壞不小。孰若親正人之爲有裨哉。然親正遠奸。大要在敬之一字。敬則正人君子謂尊己而樂與。彼小人則望望而去耳。不惡而嚴。舍此更無他法。

交與宜親正人。若比之匪人。小則誘之佚游以蕩其家業。大則唆之交構以戕其本支。甚則導之淫慾以喪其身命。可畏哉。

親友有賢且達者。不可不厚加結納。然交接貴協於禮。若從未相知識者。不可妄援交結。徒自招卑諂之辱。且與其費數金結一貴顯之人。不爲所禮。孰若將此以周貧急。使彼可永旦夕。而懷感於無窮也。

睦族之次。卽在睦鄰。鄰與我相比日久。最宜親好。假令以意氣相凌壓。彼卽一時隱忍。能無忿怒之心乎。而久之緩急無望其相助。且更有仇結而不可解者。

嘗見有勢之家。不獨自行暴戾於家。偶鄉鄰有觸於我者。輒加意氣凌轢。此大非理。吾家小人家。自無此事。或後稍有進焉。亦宜愈加收斂。不獨不可凌於鄉。卽家有豪奴悍僕。但可送官懲治。切勿自逞胸臆。取不可測之禍也。

吾祖居田畔。鄰人有占過多尺者。初不與較而自止。若與較鳴官。人必謂我使勢矣。今旁近去處或有來售。應買者甯略多價與之。使渠可無後言。其或不然。卽切近處視之。若官地軍地。自可息欲火矣。天下大一統。尙東有倭。北有鹵。不曾方圓得。況百姓家。何必求方圓。費心思而自掇其擾害哉。

吾子孫但務耕讀本業。切莫服役於衙門。但就實地生理。切莫奔利於江湖。衙門有刑法。江湖有風波。可畏哉。雖然。仕宦而舞文而行險。尤有甚於此者。

世稱清白之家。匪苟焉而可承者。謂其行己唯事乎布素。教家克尙乎簡約。而交游一本乎道義。凡聲色貨利。非禮之干。稍有玷於家聲者。戒勿趨之。凡孝友廉節。當爲之事。大有關於家聲者。競則從之。而長幼尊卑聚會時。又互相規誨。各求無忝於賢者之後。是爲眞清白耳。

凡勢焰薰灼。有時而盡。豈如守道務本者。可常享其榮盛哉。一團茅草之詩。三咏煞有深味。諺云。一日之計在於寅。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起家的人。未有不始於勤而後漸流於荒惰。可惜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起家的人。未有不成於儉而後漸廢於侈靡。可惜也。居家切要。在勤儉二字。既勤且儉矣。尤在忍之一字。偶以言語之傷。非橫之及。不勝一朝之忿。構怨結仇。致傾家室。可惜歷年勤儉之苦積。一朝輕廢也。而況及其身。併及其先人哉。宜切戒之。

惟淸修可勝富貴。雖富貴不可不淸修。

家處窮約時。當念守分二字。家處富盛時。當念惜福二字。人當貧困時。最宜植立自守。衡門之節。若卑諂於豪勢之人。不獨自壞門風。且徒取人厭。其實無濟於貧乏也。

人須儉約自持。不可恃產浪費。到敗壞時。干求人。許多不雅。尙有未必得者。卽得。亦須勉償以完信行。否則不齒於士類矣。尙愼諸。

無端不可輕行借貸。借債要還的。一毫賴不得。若家或頗過得。人有急來貸。甯稍借之。切不可輕貸。後來反傷親情也。若作保作中。卽關己行。尤切記不可。

家稍充裕。宜由親及疎。量力以濟其貧乏。此是莫大陰騭事。不然。徒積而取怨禍。且不小矣。語云。久聚不散。必遭水火盜賊。此言大可自警。

凡燕會期於成禮。切不可搬演戲劇。誨盜啓淫。皆由於此。愼防之守之。

喪事有吾儒家禮在。切不可用浮屠。
冠婚喪祭四事。家禮載之甚詳。然大要在稱家有無。中於禮而已。非其禮爲之。則得罪於名教。不量力爲之。則自破其家產。是不可不深念者。
今人有戒特殺者。似爲太過。然輕啓宴會。多殺牲口。誠亦不宜。讀蘇子號呼於挺刃之下數語。當舉箸不忍矣。
凡親醫藥。須細加體訪。莫輕聽人薦。以身軀做人情。凡請師傅。須深加揀擇。莫輕信人薦。以兒子做人情。
凡成契券。收稅册。大關節。須詳加確愼。莫苟信人言。輕爲許可。以身家做人情。
人須自保養。不使有疾。或不幸有疾。當自反其所以致此者。弗諱以忌醫。就既醫治矣。宜寬心以俟其愈。
內勿輕信婦人言。外勿輕信醫師言。破費以傾其家產。
丙午覲行。遇萍鄉尹韓眉山丈。說曾見年一百五歲者。問有養生之法否。回言未嘗有之。唯少年見人說夏冬二至。宜絕房事。因於每至前後共戒一月。此本載在月令者。伊偶聞誠信而行之。多歷年所。是所謂修養之要訣也。恨知讀書者反不能行。而自促其亡耳。余老矣。悔不早聞此言。後來少年。宜因此言愼戒以遐享焉。
凡人欲養身。先宜自息慾火。凡人欲保家。先宜自絕妄求。精神財帛。惜得一分。自有一分受用。視人猶己。亦宜爲其珍惜。切不可盡人之力。盡人之情。令其不堪。到不堪處。出爾反爾。反損己之精力矣。有走不

盡的路。有讀不盡的書。有做不盡的事。總須量精力爲之。不可強所不能。自疲其精力。余少壯時多有不知循理事。多有不知惜身事。至今一思一悔恨。汝後人當自檢自養。毋效我所爲。至老而又自悔也。切不可習天文識緯之書。切不可聽妖人呪魘之法。自取不可測之禍。若全眞鍊丹。總屬妖妄。尤切不可輕信。以自破其家。

讀書的人有文會。文會擇人。方有益無損。做百姓的有社會神會。此地方有衆事。不可獨卻。出銀不赴飲可也。若銀會酒會。則萬萬不可與。未有與而克終者。

訟非美事。卽有橫逆之加。須十分忍耐。莫輕舉訟。到必不可已處。然後鳴之官司。然有從旁勸釋者。卽聽其解已之可也。訟卦辭中吉終凶不克等語。最宜三復。然究之作事謀始一語。則絕訟之本也。

諺云。若要寬。先完官。錢糧切不可拖賴。吾家世來先完錢糧。故里長爭奪爲甲首。今雖業漸稍充。只照先限完銀。不累里長比責。照舊加增完糧。不累里長賠貼。里長要我爲甲首。可常爲快活百姓矣。切不可聽人說。自立宦戶。立宦戶要白養一箇出官的人。萬一差池。縣父母或加比較。官軍臨兌或來噪嚷。卽討得小便宜。失卻大體面矣。萬一田多要立。宜分付出官的人。謹愼承役。且宜自加照管。莫使出官的人侵漁其間。爲身家之累。

凡有必不可已的事。卽宜自身出。斯可以了得。躲不出。斯人視爲懦。受欺受詐。不可勝言矣。且事亦終不結果。多費何益。語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可省已。

積金積書。達者猶謂未必能守能讀也。況於珍玩乎。珍玩取禍。從古可爲明鑑矣。況於今世乎。庶人無罪。懷璧其罪。身衣口食之外皆長物也。布帛菽粟之外皆尤物也。念之。

今人酷信風水。將祖先墳塋遷移改葬。以求福澤之速効。不知富貴利達。自有天數。生者不努力進修。而崇責死者之蔭庇。理有是乎。甚有貪圖風水。至傾其身家者。曷不反而求之天理也。可謂惑已。

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節說到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安可不覓善地以比化者。但善地是藏風斂氣。可蔭庇後人耳。必覓發達之地。多費心力以求謀。甚至損人而利己。此最是傷天理事。切不可爲。若所葬埋處。苟無水無蟻。亦可自愜矣。或聽堪輿家言。別遷移以求利達。是大不孝事。天未有肯佑之者。尤切戒不可。切戒不可。

吾上世初無顯達者。叨仕自吾始。此如大江大湖中。偶然生一小洲渚耳。唯十分培植。或可永延無壞。否則夜半一風潮。旋復江湖矣。可畏哉。可畏哉。

創業之人。皆期子孫之繁盛。然其本要在於一仁字。桃梅杏果之實。皆曰仁。仁生生之意也。蟲蝕其內。風透其外。能生乎哉。人心內生淫慾。外肆奸邪。卽蟲之蝕。風之透也。愼戒茲。爲生子生孫之大計。

凡人爲子孫計。皆思創立基業。然不有至大至久者在乎。舍心地而田地。舍德產而房產。已失其本矣。況惟利是圖。是損陰隲。欲令子孫永享其可得乎。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古來之人。試得多了。不消我復去試得。

祖宗積德若干年。然後生得我們。叨在衣冠之列。乃或自恃才勢。橫作妄爲。得罪名教。可惜分毫珠玉之積。一朝盡委於糞土中也。

語云。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一思討便宜。自壞了心術。自損了陰騭。大失便宜即此處矣。不必到失便宜時然後見之也。

高明之家。鬼瞰其戶。凡事求無愧於神明。庶可承天之佑。否則不覺昏迷。自陷於危亡之轍矣。天啓其聰。天奪之鑒。二語時宜惕省。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此言極佳。但彼云前世後世。則輪迴之說耳。吾思昨日以前。而父而祖。皆前世也。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不有祖父之積累。昔日之勤劬焉有今日。乃今日作爲。不如祖父之積累。可望此身之考終。子孫之福履乎。是所當惕省者。

余令新興。無他善狀。唯賑濟一節。自謂可追前過。乃人揭我云。百姓不粘一粒。盡入私囊。余亦不敢辨。但書衙舍云。勤恤在我。知不知有天知。品隲由人。得不得皆自得。今雖不敢謂天知。然亦較常自得矣。汝輩後或有出仕者。但求無愧於此心。勿因毀譽自爲加損也。

余嘗自揣深過涯分。特書小聯云。得此已過矣。致萌半點邪思。求爲可繼也。須積十分陰德。此四語是我傳家至寶。莫輕視爲田舍翁也。

吾家世用文銀。不識煎銷銀匠。却亦自得便宜。用低銀及串水米者。自省陰德不小。當切戒之。

今人欲欺人。豈能行之智與強者。無非欺其愚。欺其懦弱而已。然老天煞有明眼。報應分毫不錯。吾誰欺。欺天乎。此匪獨大契約大交關處不可欺。卽權衡豆釜之間。亦不可分毫欺也。

凡置田地房屋。先須查訪來歷明白。正契成交。價用足色足數。不可短少分毫。稍討分毫便宜。後便有不勝之悔矣。貴買田地。積與子孫。古人之言。不我欺也。若貪圖方圓一節所損陰德不小。尤宜深戒。

諺云。貧產窮。惜產窮。此言大是有味。

田地多。難照管。薄薄可供衣食足矣。奴僕多。難約束。庸庸可供使令足矣。膏腴的田人所羨。伶俐的人會使乖。曷愼諸。

余嫁女不論聘禮。娶婦不論奩貲。令新與抵舍。房闥中不留一文。是兒曹所共知見者。後人當以爲式。

余總角時。遇長者于道。肅揖拱立。俟過後行。偶有問及。則謹對而退。而面猶發赤也。今少者似不如是矣。

爾曹但看闕黨童子一章。自知禮遜。可免欲速成之誚。

一部大學。只說得修身。一部中庸。只說得修道。一部易經。只說得善補過。修補二字極好。器服壞了。且思修補。況於身心乎。

易曰。聰不明也。詩曰。無哲不愚。自恃聰哲的。便要陷在昏昧不明處所去。可惜哉。所以人貴善養其聰。自全其哲。

智術仁術不可無。權謀術數不可有。蓋智術仁術。善用之以歸於正者也。權謀術數。曲用之以歸於譎者

也。正譎之辨遠矣。動關人品。愼諸。

才不宜露。勢不宜恃。享不宜過。能含蓄退遜。留有餘不盡。自有無限受用。

凡聞人過失。父子兄弟私會時。或可語以自警。切不可語之外人。招尤取禍。所關不小。

凡與人遇。宜思其所最忌者。苟輕易出言。中其所忌。彼必謂有心譏訕。痛恨切骨矣。書云。惟口出好興戎。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戲謔尤所宜愼。

聽言當以理觀。一聞輒以爲據。往往多失。

常言俗語。與聖賢傳相表裏。愼毋忽不察。

今人動說不成器。不成器。其可以成人乎。北人罵人不當家。不當家。其何以成家乎。

余性太直戇。一時氣忿所發言行。多有過當處。雖旋卽追悔。已無及矣。是兒曹所宜深戒者。

余聞一善言。無一不紬繹。無一不牢記。向在京遇一好修老人家。偶見余惱發。徐解曰。惱要殺人。余聞此一語。知好亦殺人。不獨惱也。又嘗對余言。天平上針是天心。下針是人心。下針須合着上針。極爲善喻。又嘗與余言獅子乳。唯玻瓈盞可以盛得。金銀器亦能滲漏。此事雖不試見。然聞人善言。不以實心承受。能如玻瓈盞乎。是語亦有禪機。不可不牢記者。

經目之事。猶恐未眞。聞人曖昧。決不可出諸口。一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此語可深省也。

阿諛從人可羞。剛愎自用可惡。不執不阿。是爲中道。尋常不見得。能立於波流風靡之中。是爲雅操。

澹泊二字最好。澹、恬澹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無他妄念。此心多少快活。反是以求濃豔。趨炎勢。蠅營狗苟。心勞而日拙矣。孰與澹泊之能日休也。

人要方得圓得。而方圓中卻又有時宜。在易論圓神方知。益以易貢二字最妙。變易以貢。是爲方圓之時。稜角峭厲非方也。和光同塵非圓也。而固執不通非易也。要認得明白。

語云。自成自立。自暴自棄。又云自尊自重。自輕自賤。成立暴棄自我。尊重輕賤自我。愼擇而處之。

余少時偶書一聯。做人要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究竟自壯至老。亦只此二句足以自警。

講道講甚麼。但就弟子入則孝一章。日日體驗力行去。便是聖賢之徒了。先儒訓道言也。又訓道行也。言貴行。行方是道。不行。雖講無益也。

聖賢教人一生謹愼。在非禮勿視四句。教人一生保養。在戒之在色三句。教人一生安閑。在君子素其位而行一章。教人一生受用。在居天下之廣居一節。

事親事之本也。守身守之本也。此二語極爲喫緊。朝夕常宜念省。

鄉黨一篇。總畫得夫子一箇體貌。至末卻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活活畫出夫子一箇心來。今細玩舉字翔字集字斯字矣字而後字。仕止久速。分明若在眼前。然此箇心竅。吾人皆有之。皆不可不曉。倘臨事而不爲慮。是鴛鴦于飛。不慮罟羅之及也。未事而不爲防。是鴛鴦在梁。不戢其左翼也。於止不知所止。是黃鳥不止於丘隅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之.

夫人少有得焉亦喜.況反身而誠.得其所以爲我.少有失焉亦憂.況舍其路.放其心.失其所以爲人.孟子一篇.說箇樂莫大焉.一邊說箇哀哉.大可警惕.

常念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二語.決不墮落於不肖.

天未嘗輕人性命.人往往自輕賤之.甚可惜.

人思奪造化.造化將反奪我.此間要知分曉.

坡詩云.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粘作壁上枯.可爲知進不知退者警.

父母生我.自取一乳名起.至百凡事務.無不祝願到好處.我乃不自保惜.萌一邪念.行一非義.至不齒於人類.不亦可自愧死哉.人有常念及此.自不敢爲不肖之子矣.

欲字從谷從欠.谿谷常是欠缺.如何可填得滿.只有一理字可以塞絕得.孟子云養身莫善於寡慾.欲寡與否.存不存係焉.人曷不以理自制.以自陷於亡.

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罟擭陷穽.誰不知險.誰任其驅而納諸.曰利欲也.利欲在前.分明有箇大坑穽在.人自爭趨爭陷焉.可痛已.古詩云.利欲驅人萬火牛.此語極爲提醒.

凡人須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通是虛浮.如何可以任得事.老當益壯.貧且益堅.是立志之說也.

盤根錯節。可以驗我之才。波流風靡。可以驗我之操。艱難險阻。可以驗我之思。震撼折衝。可以驗我之力。含垢忍辱。可以驗我之量。

人常咬得菜根。卽百事可做。驕養太過的。好看不中用。

學者心之白日也。不知好學。卽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亦皆有蔽也。況於他好乎。做到老學到老。此心自光明正大。過人遠矣。

但讀聖賢之書。是眞正士子。但守祖宗之訓。是眞正兒子。但奉朝廷之法。是眞正臣子。不則爲邪爲僻。卽有所著見。不可謂眞正人品也。

要與世間撐持事業。須先立定脚跟始得。

事到面前。須先論箇是非。隨論箇利害。知是非則不屑妄爲。知利害則不敢妄爲。行無不得矣。竊怪不審此而自陷於危亡者。

論不善處富貴者。不說別的。特說一箇淫字。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而淫爲甚。凡人到此。自悞平生。深念之愼之。

客氣甚害事。要在有主。主者何。忠信是已。

祖父千辛萬苦。做成一箇家。子孫風花雪月。一時去蕩壞了。眞可痛惜。眞可痛惜。

分明一箇安居在。不肯去住。却處于危。分明一條正路在。不肯去行。却向於邪。眞自暴自棄。

今人計較擺布人。費盡心思。却何曾害得人。只是自壞了心術。自損了元氣。看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做箇好人。人卻不信不由。自歸邪僻。眞是可悼。

余平生不肯說謊。却免許多照前顧後。人謂做好人難。余謂極易。不做不好人。便是好人。

決不可存苟且心。決不可做偷薄事。決不可學輕狂態。決不可做憊賴人。

當至忙促時。要越加檢點。當至急迫時。要越加飭守。當至快意時。要越加謹愼。

在上的可忘分。在下的不可不知分。在上的應守法。在上的不可不知法。

人偶得一好夢。數日喜懽。否則心殊不快。然此直夢耳。余追思全州新興事亦夢也。可快與否。則自知之。

今正在廣昌夢中。切莫改全州新興所爲。使日後追思不快也。

門第不能重人。惟人能重門第。恃門第驕人者。徒自取辱。切以爲戒。

顧名思義。自能成立。不學做好百姓。便是異百姓。不學做好秀才。便是劣秀才。推此以上。其名其義。皆不可不反顧。不可不深思也。總其要。在循理守法而已。

世間極占地位的。是讀書一著。然讀書占地位。在人品上。不在勢位上。

吾人第一要思做箇好百姓。有資質。能學問。可便做箇好秀才。又有造化。能進取。可便做箇好官。然總做到爲卿爲相。却還要思是箇秀才。是箇百姓。乃傳之於後。鄉先生歿而不可祭於社。成得甚事。守本分。

完錢糧。不要縣官督責的。是好百姓。讀書不管外事。不要學道督責的。是好秀才。不貪不酷。不要監司督責的。是好官。

凡人要學好。不必他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有太祖聖諭在。

聖賢與人同善。每成勸懲之書。卷帙浩繁者繙閱難周。義蘊精深者顓蒙莫達。茲承菴姚先生之藥言。本經書之語。立濟世之方。雖僅百有餘條。而簡潔明快。切中膏肓。始刻於萬曆丙午。原爲家訓。歷十五載至庚申。仲善李君愛賞此書。重爲刋刻。王未凝先生爲之序。始廣布人間。然迄今百有餘年。而是書之存於天壤者蓋寥寥矣。憶戊申歲余於坊間得之。朝夕玩味。覺其語語折衷於聖賢。而日用倫行。不出其範圍。因念良方妙劑。當爲普濟。奈數載奔馳南北。事務輳輻。未獲如願。竊恐古人壽世之心。積漸久遠。湮沒而弗傳。遂使人心之沉疴。終無起色。爰付剞劂。用公同好。倘能時時尋繹。對證取方。庶幾天君泰然。而百體從令。豈不爲天地間之完人乎。時雍正十年歲次壬子七夕秣陵唐士傑思虞氏謹跋。

先十世祖承菴府君。以府學廩膳生。中明萬曆癸酉科本省鄉試第六十七名舉人。歷知廣東興新江西廣昌縣事。權全州知州。爲世理學大儒。著有四書五經疑問、史綱要領、性理指歸、孝史警世等書行世。學者稱承菴先生。右藥言一卷。蓋在廣昌時所著。刻于萬曆丙午。越十五年庚申。新安李元春仲善重爲刋刻。又一百二十四年。秣陵唐士傑思虞復取李氏本重刻之。今並不存。道光庚戌。先大人督江西漕輸京師。於白下購得唐氏本。將重刋以傳後。事未舉而棄諸孤。覩元謹志之不敢忘。今二十又四年矣。同治癸酉在川東檢校先世著述。乃舉以付手民。原書仍李氏之舊。首行題曰姚承菴先生藥言。次行列李君名字。今節去首行前五字而於次行列府君諱。移李君名字於篇末。例當如是也。原書頁前後各九行。行十八字。通三十頁。今刋入叢書。頁前後各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通十七頁。欲公諸世。便省覽也。原書讎校未精。今於其知者正之。疑者闕之。示愼也。又原書闕弟二十八頁。當今十七頁人偶條下。門第條上。以無他本不得補。仍首尾銜寫。並識之。以俟後之得全書者補完焉。是歲冬十有一月朔十世孫覩元謹識。

溫氏母訓

溫以介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溫氏母訓

溫氏母訓

明　烏程温以介述

世運方屯。親恩罔極。慈訓具存。勉哉自力。嘉興巢鳴盛題。

窮秀才譴責下人。至鞭朴而極矣。暫行知警。嘗用則氓。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祐。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爲是。老病終無他諉。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婿。決難到底同住。同住到底。免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召密囑。

寡居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

貧人弗說大話。婦人弗說濁話。愚人弗說乖話。薄福人弗說滿話。職業人弗說閒話。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鐵。受了斗米串錢。便聲聲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風抵浪的。有博學雄才。開人膽智的。有高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卻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但願親人人豐足。寧我隻貧自守。使一人富厚。九族飢寒。便是極缺處。非大忍辱人。不能周旋其閒。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搭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纔得消譏免謗。
凡人說他兒子不肖。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他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有一等人攛販風聞。爲害不小。有一等人認定風聞。指爲左券。布傳遠近。有一等人直腸直口。自謂不欺。每爲造言揑謗誘作先鋒。爲害更甚。
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幕。鄰兒穿房入闥。各以幼小不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絃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坎。這邊婦父母婢。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閒雜人。占風望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肯信好。眞是淸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于此。然則如之何。只要作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生只消受得一箇巴字。日巴晚。月巴圓。農夫巴一年。科舉巴三年。官長巴六年九年。父巴子。子

巴孫巴得歇得便是好漢子。

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去其胸中橫竪道卑幼奈我不得。

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此亦遠讒閒之法。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弗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望報而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

我生平不借債結會此念一起早夜見人不是。

作家的將祖宗緊要作不到事補一兩件作官的將地方緊要作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金還不算是結果。

人言日月相望所以爲望還是月亮望日所以圓滿不久也你只看世上有貧人仰望富人的有小人仰望貴人的只好暫時照顧如十五六夜月耳安得時時償你缺陷待到月亮盡情烏有那時日影再來光顧些須此天上榜樣也貧賤求人時時滿望勢所必無可不三思。

兒子是天生的非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理否。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至于科第文章。總是兒郎自家本事。貴客下交寒素。何必謝絕。蔬水往還。大是美事。只貴人減駟從便。便是相諒。貧士少干求。便是可久之道也。朋友通財是常事。只恐無器量的承受不起。所以在彼名爲恩。在我當知感。古來鮑子容得管子。卻是管子容得鮑子。譬如千尋松樹。任他雨露繁滋。挺挺承當起。

世閒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恚吝。其說有二。他人蒙惠一絲一粒。連聲叫感。至親視爲固然之事。一不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便難啓口。至親引爲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但到此處。正如啞子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高堂。或叔姪而翁姑尚在。一團情分。礪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攔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汝深記我言。

富貴之交。意氣驟濃者。當防其驟奪。凡驟者不恆。只平平自好。

凡富家子弟交雜者。雖在師位。不可急離之。則怨謗頓生。不可顯斥其交。顯斥之益固其合。但當正以自持。相機而導。

介告母曰。古人治生爲急。一讀書生耳矣。母曰。士農工商。各執一業。各人各治所生。讀書便是生活。

問介侃母高在何處。介曰。剪髮餉人。人所難到。母曰。非也。吾觀陶侃運甓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

問介。吾族多貧。何也。介曰。北自葵軒公生四子。分田一千六百畝。今子孫六傳。產廢丁繁。安得不貧。母曰。

豈有子孫專靠祖宗過活天生一人自料一人衣祿若有高低各執一業大小自成結果今見各房子弟長袖大衫酒食安飽父母愛之不敢言勞雖使先人貽百萬貲坐困必矣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作好兒子須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形無影的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

中等之人心腸定是無他只爲氣質粗慢語言鄙悖外人不肯容恕當爾時豈得自恃無他將心唐突

世多誤認直字如汝讀書只曉讀書一路到底這便是直人汝自家著實讀書方說他人不肯讀書這便是直言今人謂直卻是方底罵圓蓋耳毒口快腸出爾反爾豈得直哉

貧家兒女無甚享用只有蚤上一揖高叫深恭大是恩至每見汝一揖便走慌慌張張有何情味

讀書到二三十歲定要見些氣象便是著衣喫飯也算人生一件事每見汝喫飯忙忙碌碌若無一絲空地及至飯畢卻又閒蕩可是有意思人

治生是要緊事汝與常兒不同吾辛苦到此幸汝成立萬一飢寒切身外間論汝是何等人

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遣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貧富何常只要自身上通達得去是故貧當思通不在守分富當思通不在知足不闕祭享不失慶弔不斷香火此貧則思通之法也仗義周急尊師禮賢此富則思通之法也

勞如我。不成怯。證世無病怯者。苦如我。不成鬱。證世無病鬱者。

作人家切弗貪富。只如俗言從容二字甚好。富無窮極。且如千萬人家浪用。盡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貲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貲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過失與習氣相別。偶一差錯。只算過悞。至再至三。便成習非。此處極要點察。

凡親友急難。切不可閉門坐視。然亦不可執性莽作。世間事不是件件幹得。纔喚幹人。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愎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堂上有白頭子孫之福。

堂上有白頭。故舊聯絡。一也。鄉黨信服。二也。子孫稟令。僮僕遵規。三也。談說祖宗故事。與郡邑先輩典型。四也。解和少年暴急。五也。照料瑣細。六也。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帳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奸。子孫猜疑成隙。皆繇于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繁瑣一分。疏闊一分。

人家子弟作揖高叫深恭。絕好家法。凡蒙師教初學。從此起。

凡子弟每事一稟命于所尊．便是孝弟．

吾聞沈侍郎家法有客至．呼子弟坐侍．不設杯箸．俟酒畢．另與子弟嘗蔬同飯．此訓蒙恭儉之方．

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飢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寧日日減餐一頓．以守尺寸之土也．出廚嘗以手門鍋．蓋不使兒女輩減竈更然．今各房基地．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賣米以糊口．逾年朱姓者病且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爲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熟．偶得朱信．星夜趲歸．不抵家．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忽蹶起頷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者何者最樂．母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豐．不大歉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免飢寒的貧士．學孝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尤難得也．

凡人一味好盡．無故得謗．凡人無故不拘．無故得謗．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閣．無故得謗．婦盛飾容儀．無故得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閒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喫．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
作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箇決絕。拖延生事。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廚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闥的。靜則自消。此必不可辯者也。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不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驀直作去。畢竟有搕撞。
世間富貴不如文章。文章不如道德。卻不知還有兩項壓倒在上面的。一者名分。賢子弟決難漫滅親長。賢有司決難侮傲上臺。一者氣運。盡有富貴。交著衰運。盡有文章。遭著厄運。盡有道德。逢著末運。聖賢卿相。作不得主。
問介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如何解說。介跪講畢。母曰。依我看來。世間只有兩項人是色難。有一項性急人。烈烈轟轟。凡事無不敏捷。只有在父母跟前。一味自張自主的氣質。父母其實難當。有一項性漫人。落落拓拓。凡事討盡便宜。只有在父母跟前。一番不痛不癢的面孔。父母更覺難當。
問介。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如何解說。介跪。犬馬二字。嘗在心裏省覺。便是恭敬孝順。你看世上兒子。凡日間任勞任重的。都推與父母去作。明明養父母直比養馬了。凡夜間晏眠早起的。都付

與父母去守。明明養父母直比養犬了。將人比畜。怪其不倫。況把爹娘禽獸看待。此心何忍。禽父母誰肯承認。卻不知不覺日置父母于禽獸中也。一念及此。通身汗下。只消人子將父母禽獸分別出來。勾恭敬了。勾了。

八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楊忠愍公遺筆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張嘯天褚志政潘同曾章德宣）

鎮宏壽嚴

C一五六九上